

苏晓莉：带领妇女“绣”出美好人生

■ 口述:苏晓莉 高级非遗(刺绣)技艺传承人 ■ 记录: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徐阳晨

“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创造了多少财富,取得了多大的荣誉,而在于在奋斗过程中,人格得到淬炼和升华,带给他人温暖和幸福。”在30年的时光里,我秉持这样的人生信条:不急不缓,不依不靠,凭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属于我的出彩人生。

一心为“绣”

我成长过程是与贫穷相伴,初中毕业后,因为一个“穷”字,我来到青海省互助县水泥厂,扛着铁锹走上了生产线。几年后,不幸下岗的我继续走上了一条为生计奔波的道路,为了讨生活,我卖过服装、干过苦工,尝尽了个中酸甜苦辣。经过10余年的拼搏奋斗,我拥有了自己的几间鞋店、服装店,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经历了贫苦生活的我,心里始终有着“回馈家乡”的朴素情怀。新时期脱贫攻坚打响之后,我更希望将个人事业融入社会的发展中,肩负起企业人的社会责任,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2011年冬天,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把家乡的盘绣作为小礼物送给一名国外友人,结果发现外国人竟然如此中意中国绣品,为刺绣工艺着迷,我从中看到了文化的价值。之后,我决定投资办厂,开发青绣产销一体化道路,并谋划协同家乡的刺绣姐妹们,一同打通一条新的致富路。为此,我变卖了鞋店和服装店。面对家人的不理解,我坚定地说:“以前咱有一碗水,只能自己喝;后来有了一桶水,也只能一家人喝;现在我想回家开掘一条河,让更多的人能长久地有水喝!”

彩虹故乡的绣娘们

青海民间传统刺绣简称“青绣”。“青绣”历史悠久,手法独特,风格古朴,品类丰富,针法繁多,色彩艳丽,应用广泛,是青海各族妇女世代代传承的民间手工艺。土盘绣属于“青绣”中的一种,已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的土族盘绣艺术主要流传于青海互助县东沟、东山、五十、松多、丹麻等乡镇,历史悠久,精巧古典,用料考究,以加工精细为长,善用黑色纯棉布做底料,再选面料贴上。并且,盘绣是丝线绣,有红、黄、绿、蓝、桂红、紫、白等七色绣线,绣时一般七色俱全,配色协调,鲜艳夺目。

虽然对盘绣发展现状十分了解,但在调研中看到与布片上美丽的太阳花形成强烈对比的绣娘们如树皮般粗糙的手,看着她们娴

熟地操纵着绣花针织栩栩如生的图案,我感动得差点落泪。随即,一个强烈的愿望涌上心头:这么好的民族手工艺不能被埋没,刺绣工艺不仅要重焕生机,更要成为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金钥匙”。

创业之初,对我来说最大的难点在于绣娘和市场。为了让更多绣娘加入,我几乎走遍了互助县所有的土族村落,当年交通条件不便,我经常在雨雪交加中徒步翻山,人生中竟第一次磨破了鞋。有时,到了村里又因语言不通和村民们沟通上产生了障碍,只能请村干部连解释带比划地跟村民沟通。其实内心也知道,这么难的事,如果仅以“生意之道”去考量,那肯定是亏本的。从2012年到2016年这几年间,我的项目一直属于“只出不进”状态,可以说是靠着变卖



▲ 苏晓莉在互助丹麻镇扶贫车间培训现场。

▲ 土族盘绣省级传承人苏晓莉在绣制作品。

房产支撑着这次创业。但我的想法很纯粹,就是想让村里的妇女们能用手艺赚钱,靠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

我将公司取名为“素隆姑”,这是土族语,汉语的意思是——彩虹,因为互助县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土族的服饰上有斑斓的七色彩纹,因此互助县也被称为“彩虹的故乡”。运营之后,为了更好地鼓励贫困姐妹和村民们敢于迈出“以技自强”的第一步,我和我的团队短期内遍访了互助县周边4000多户村民,并在少数民族妇女集中地创建了青绣就业基地和

非遗就业工坊,实行“工坊+基地+能人+市场”的就业帮扶措施,形成了“企业+绣娘+贫困户”的生产销售经营模式。第一年就解决了200余名贫困姐妹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

带领妇女脱贫致富

2019年,“青绣”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看见“青绣”的发展之路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我也越来越有信心把土族盘绣发展下去,让更多人认识“青绣”,让更多妇

女能因为土族盘绣而发家致富,改变生活。

大庄村村民米金花就是其中一位。每次想到她,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双手,关节粗壮,青筋暴起,皮肤如树皮一般粗糙……米金花的丈夫于2015年突发脑出血,半身不遂,为了治病家中已花去十几万元,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米金花瘦弱的肩上。眼看孩子要开学了,可孩子的学费还没凑齐,一想到这,米金花晚上总是无奈地躲在被子里哭。得知了她的事情后,我赶到了她的家,看到她那双因做过重农活早已干瘪粗糙的手,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当时就对她说:“我帮不了你的大忙,但你的事我管定了!”我告诉她,公司派订单可按件算工资,绣巴掌大的一幅太阳花一幅80元;托盘大的一幅600元;绣一幅腰带可拿到5000元。她听了,以为是天方夜谭,眼睛瞪得大大的,激动地问“你没骗我吧?”我说:“怎么会,只要你好好干,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她笑了,我想这也许是她存了许久的笑。就这样,米金花白天在地里忙农活,晚上做绣活,因为她的绣活好,一年下来就挣了3万元。

在我的基地,像米金花这样的贫困妇女还有很多,她们身处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贫瘠之地,但总有一股不信命、不服输的信念,我坚信只要为她们提供一个舞台,她们就能书写出人生精彩的篇章。从300元到3000元,这是很多妇女每月收入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贫困妇女精神风貌的焕然一新。自信、自强、坚毅、勇敢……她们的身上散发出越来越多新时代女性的优秀品质。

让民族工艺走出现代化之路

我们早期的就业基地和非遗工坊工作大多以加工半成品为主,对于缺乏传统技艺的村民来说容易学,上手快,工作稳定有保障。为了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我无偿为贫困户和农村留守妇女培训,提供原料,签订收购协议,力争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2020年,我继续扩建了8000平方米厂房,增加了十多个就业岗位,带动460余户贫困绣娘年均增收2万元。

我的基地里有“三多”的特点,一是留守妇女多。据不完全统计,有上千名留守妇女在基地务工,比例接近务工规模的10%。二是高龄乡亲多。针对年纪大的村民,在统一培训后,会优先安排进入基地务工,使她们可以“赚钱顾家”两不误。三是贫困姐妹们收入多,人均收入可实现一年两到三万元。在脱贫攻坚、就业帮扶的道路上,我深刻感受到贫困地区甩穷“帽”难,巩固脱贫成果更难。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立足青绣,激发贫困地区造血能力,实现持续稳定增收。

青绣历史悠久,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既是青海各民族长期文化交融的图腾和符号,也是黄河上游祖祖辈辈生存发展的智慧结晶,“让青绣走出去”是触发贫困地区发展潜能的一个关键按钮。针对刺绣产品单一、受众面窄、消费需求低等问题,我积极尝试产学研相结合,联合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不断开发新产品,借鉴苏绣、蜀绣、粤绣等工艺特点,将青绣传统元素无声融入文创与时尚潮流中,开发出200多款“现代绣品”。这些产品不仅纷纷上架国内商场,而且远销日韩和东南亚等海外地区,逐步树立起以青绣为代表的青海高原民族文化产业品牌。

如今,“青绣”正在朝着成为全省农村牧区群众增收的持久产业、阳光产业和幸福产业的目标昂首迈进。我们也与时俱进地设立了“青海青绣数字化总部”,创新设计“产品研发、技能培训、展销数据分析”等多个模块,形成了初具规模、多方联动的青绣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并已累计带动青绣工坊40家,入驻青绣企业140家,青绣传承人301人,年产值达到1.25亿元,辐射带动10余万村民就业增收,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谈及未来,我的想法是打造产业园区,推动青绣行业的创新与开放,精益求精打造“三江之源”特色文化名片,提升青绣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与艺术价值,形成“南有苏绣,北有青绣”的比翼齐飞的产业格局。

在青海这片充满希望的高原上,在离太阳最近的这片热土上,600万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簇拥在一起。我希望和亲如姐妹的绣娘们,以心血做火把,砥砺并肩,用爱心点亮致富奔小康的幸福路。

■ 口述:梁洪萍 荣昌陶的非遗传承人 ■ 记录: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江南

梁洪萍：守护荣昌陶，将民族的“记忆”留住

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兴起于汉代,兴盛于唐宋,在明清时期闻名于世,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享有“红如枣、薄如纸、声如磬、亮如镜”的美誉。梁洪萍父亲是荣昌陶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先才,在他的影响下,梁洪萍潜心钻研陶艺20多年,深谙陶器设计、制作、烧结等制造方法,尤其擅刻花、贴花、色釉等多种装饰技艺。她说:“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手工技艺的美,都是机器设备无法代替的。”所以,她免收学费,甚至倒贴生活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学习荣昌陶,让每一位制陶工人从匠人成为艺人,不断提高对艺术的审美能力,传承荣昌陶之美。

成长,从启蒙到挑大梁

我是从小在荣昌安陶厂里长大的,学校也在厂区,父亲、爷爷和大伯也都在安陶厂上班,我小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在厂里的各个工作车间跑来跑去,时不时看看阿姨们贴花、刻花、点花等,时间长了那些阿姨也会教我做一些简单的技艺。初中时,每到暑假我就在厂里做工,阿姨们见我可以帮助一些忙也就会教我更多的技艺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虽然没有正式学做陶器,但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荣昌陶。一件精美的荣昌陶器经历揉泥、醒泥、制坯、晾晒、修坯、刻花、烧制、出窑等二十余道工序,从泥土变成陶器的蜕变过程,让人充满期待与惊喜。

21岁职高毕业后我就正式踏入制陶行业。学习期间,跟随老师在四川轻工业研究所学习釉料知识,由于自己不是专业学习釉料的,很多时候别人可能只需要试两三次就成功了,而我可能做二十几次都不能成功。为了学到东西,我常常一头扎进车间不知疲惫地琢磨工艺,缠着老师问问题,比如釉料有什么用?这个会发什么色?这几种种色料混合在一起会发什么色……甚至有时候一个问题都会问上十几次。

我相信苦心人天不负。在父亲和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下苦功夫学习钻研了20多年,现在我在釉色配置、装饰技艺、器形设计、烧制等方面都颇有心得,业内评价我的作品造型美观大方、线条流畅、品质上乘、独特典雅。2017年,我主创的陶器作品《火之韵》还在首届中国四大名陶展上荣获金奖。

制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为了呈现一件作品最佳的美感,我和伙

伴们会精心挑选最合适的泥料,用最好的手工艺完成客户的要求,甚至超越预期的效果。我们制陶工厂曾经接一批来自贵州的一家酒厂制定的“罗汉酒瓶”订单。“罗汉酒瓶”形如罗汉,表面要有光泽油滑的感觉,而作品所需要的效果是传统陶泥料烧制不出来的。为了寻找最合适的陶泥,我与姨父翻山越岭,从这批山到那批山,采集很多泥料,反复配制实验,烧制样品,花费月余时间才找到最适合烧制“罗汉酒瓶”的陶泥。

因为品质好,我们非常自信,说话也硬气。有一次工厂生意比较繁忙,工人每天加班加点,差不多三天出一车货,客户还天天催货,好不容易第一批订单保质保量地完成,第二批又来了,客户看订单又大又急就要求便宜点,当时我就跟他讲“我们的品质不一样,生意可以不做,但信用我要讲。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我的心血,不做就不开始,要做就做到最好,材质优,技艺好是我们给予每一件作品、对每一位艺人的最高的评价”。后来产品品质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并达成了长达17年的合作!

为了让荣昌陶走得更远,我还创新研发了皮陶、彩绘陶、仿古陶等新品,并根据市场需求,增加陶器产品类别,制造的茶具、文创品等进入市场后,受到消费者高度青睐。2000年,为了赶制一批国外皮陶订单,从造型设计、釉料颜色、每一片叶子花瓣的形状剪粘以及每一件样品的打造我都要亲自动手,不需要我动手的我也一定要在一旁看着才放心,每日加班加点,通宵到凌晨三四点,我患上了病毒性脑膜炎,差点累倒在工作室。

传承,从匠人到艺人

在我看来,制陶工人不只是一个熟练的

技术工种,尤其是在今天的市场环境里,艺术性和悟性同样重要。2012年,为了让更多的匠人变为艺人,让荣昌陶国家级非遗技艺能更好地传承下去,我在安富街道的荣昌陶博物馆内正式开办起了“鹤鸣陶艺工作室”。工作室是用于制陶和培养荣昌陶传承人,提高他们的艺术性和审美能力,也是从匠人成为艺人的平台。

平台有了,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新鲜血液的加入。为了让更多人传承荣昌陶制作技艺,我不仅对来工作室学习制陶手艺的人免收学费,每天还给予生活费补贴,希望从兴趣培养的角度出发,其中能有人愿意从事制陶这一行业。我想借此培育荣昌陶传承人队伍,带领更多的人加入制陶行业,培养更多的荣昌陶传承人,激发文化发展动力,让非遗文化“青春不老”。

以前有人问我,“你的父亲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你自己也在做工作室,你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吗”?我告诉他们,对于非遗传统文化传承,我不怕自己没有饭吃,我只希望将自己从老祖宗那里学到的所有传统手艺让更多的年轻人知晓掌握,倒不是说一定要让这些人都成为荣昌陶传承人,至少要让他们知道荣昌陶是什么,让他们了解荣昌陶的历史文化与制作工艺,让更多的人爱上荣昌陶传统文化。这样一来,既是对荣昌陶的一种推广和普及,同时,也可以将荣昌陶以一种更贴近当下时代的方式介绍给更多的年轻人,不至于让荣昌陶断了传承,没了后人。

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与日俱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更是不可抹去的民族文化记忆。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护和传承荣昌陶,也希望大家都能关注和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民族的“记忆”留住。



梁洪萍正在制陶。